

書名 新鐫批評繡像桃花影快史十二回
 清刊本
 撰者 清 徐震 撰
 卷 冊二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98
 編號 D8666000

冊二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6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98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新鐫批評繡像桃花影快史十二回 清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第

新鐫批評繡像桃花影快史

馮李煙水散六編次

面小書生鑿壁窺雲雨

元坐騰々非困酒一段癡情閒台探魯把

琴月下彈卓文君新寡否怎不隨儂成

偶空想蠻腰与素口十五盈々何處

若得巫山夢裏雲並香肩携玉手勝似

珂杏苑走

右調天仙子

第一回



双紅堂

小説

98(2)

第四路 滅燭邀歡雙意足

劉郎漫道入天台

處

桃花綫洞藏

賈午墻高香可竊

巫

山雲春夢偏來

詩因詠恨憑鴛寄

戶為尋歡待月開

多少風流說不盡

偶編新話莫疑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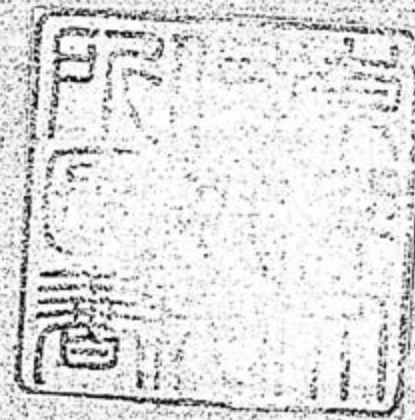
這一首詩單道那世間士女愛才变色自有詩

多天緣異遇就如前賢所述的金魚并那祁

禹狄故事寄遇甚多相會甚巧雖云稗官野史

未有盡是子虛烏有之說也話中再表卞涇有

紅卷三



K 2029

同了千敬山將至普照寺前恰好与戈士雲劈
頭相遇就邀入茶館坐定敬山把前項事一五
一十備陳始末戈士雲聽罷心中大喜不覓眉
頭一鄒計上心來遂向卞湏有道自古道捉姦
捉獲今日雖有情書尚無實據不如等我做下
一張沒頭榜文貼在通衢先把醜聲傳播然後
漫漫的另尋妙計只是日沒奪得家資我三人
必須均剖小第方敢任事卞湏有道這個不消
說起只要就煩大筆戈士雲即向窟中借取筆

硯登時寫道

蓋聞入倫之道教化攸關節義之風聖賢所
尚未有踰接垣處可以謬列并宮待月邀雲
得以肩稱冰操者也乃有鄙儒魏瑤字曰玉
卿齋竇復隸之微家居蕭寺之左試偶冠軍
竊譽機雲之文藻方年乳臭妄誇炯勃之才
情然猶謂犁犢堪憐孺子可教孰意其設心
淫僻積念奸回誘樓中之美媛曲奏求凰遇
陌上之青娥詩吟蔓草其有壁隣卞氏江左

名宗有美二娘寡居七載將謂性疑梅寒獨
馨歲晚而不知身同絮狂風逐春風亦是琴
瑟書幃逢崔鷲子月下香傳綉幃期韓壽於
風前而陽臺之夢由來非一其矣然而尤有
可恨者二娘之女小字非雲年始破瓜亦遭
蠅玷夫魏琰既已污守節之婦又何忍其污
待字之娃在三娘既不念其夫併不愛其女
嗚呼喪心害倫名節掃地洵可謂冠裳中之
禽獸也凡我同胞咸宜鳴鼓豈容縱之之狐

搖尾宮牆而淫聚之塵抗顏閨閣者哉若謂
捕風捉影而以巫蠱罪予者則有非雲之手
書現在

戈士雲寫畢付與下項有道要寫一樣二張明
日五鼓即宜粘貼須在熱鬧之處為妙三人又
坐了一會算還茶錢各自散去不題却說魏玉
卿一日蚤起尚未洗臉忽報社友胡仲文要見
甚急玉卿只得出迎道盟兄清早臨降不知有
何見諭怎等忙促仲文道小第為着賤事所以

絕早進城。不意到了秀野橋邊。只見空壁上。新貼的報子。細看時。是說仁兄。與卞家母女。有姦情。首尾小第。雖已扯毀。然亦不得不來報知。諒兄操持甚正。必無此事。但曉之。口誦誣。可畏。今後亦宜。歛迹避嫌。為是玉卿聽說。不覺耳根漲紅。愕然無措。仲文又再四勸勉。遂即起身別去。忽見蘭英。持一小柬。慌忙趨至玉卿。接來看時。那柬上寫道。

妾以母氏之故。委身于君。然已叮嚀秘密。至

再至三。豈意妾書。竟落他人之手。今早長鬚。至我家街內。親見壁上。貼文。誰即扯毀。醜行已露。君太疎虞。妾誠痛恨。談或萬口喧揚。使我置身何地。雖不難以死謝。君獨不知君何以處妾也。

玉卿看畢。方記起前日寄來寸楮。急向書內。翻閱。遍尋不見。正在憂移。恰值卞侍泉。又自來相請。玉卿心下忖道。若在家中。必有是非。不如就了館事。消停幾時。即晚卞老作伐。自然穩妥。主

林林景
意已定。遂即許了。侍白。水。囑付。褚貴夫。婦。看守。門。道。戶。收拾。琴書。即時。赴。館。因。流。詩。一首。以。別。二。娘。

卿以江上花。

予如天邊月。

花須日珍重。

月乃暫時缺。

相見雖有期。

遠別誠可悲。

贈卿無一物。

唯有淚雙垂。

又寫書以答非雲道。

自挹仙姿神。兔飛越。恨不急倩寒。修以納微。

儀耿々之思。與日俱積。所以八行見惡。寶若

天璫。庸詎知匪人。竊云。遂鼓簧口。飛誣。瑤之

罪也。然或卿有不諱。瑤豈獨生當效。申嬌成

一鴛鴦塚耳。茲者。偏值。數友相邀。勉爾暫開

降帳。所以避浮言。息是非也。唯卿萬千保貴。

無以外議為恐。倘藍橋之通一路。則玉杵之

緣自在。第恨嫌疑之際。不獲面別。丹誠。兼以

後會難期。臨書不勝為悃。

原來邨家家。離城只十里。一帆順風。傾刻便到。

當晚少不得開筵款待。不細談了。只說玉卿無事。每自講文課藝之暇。或時尋花竹塢。或時待月柳軒。莫不觸京傷懷。愁思難撇。忽一日。亮生入城。玉卿初醒。只見一個小鬟。悄然趨至。手中交一插金小盒。付與玉卿。說聲道。此乃瑞娘子所寄也。玉卿方欲啟問。而小鬟已抽身退去。乃開盒看時。止有玉鴛鴦一對。竟莫測其由。只得藏在書廂內。已過數日了。將及下午。玉卿方倚欄獨吟。只見小時了。眾慌忙走至。持寸柬以囑。

付道。此亦瑞娘子所寄也。玉卿折開看時。乃是七言絕一首。其詩云。

舞衣香冷疊空廂。寐。深閨春晝長。

薄命自憐還自恨。幾。四池畔避鴛鴦。

懶把名花綴綠雲。泪。痕染遍石榴裙。

東風不解愁人意。強。拾新詩贈與君。

玉卿諷咏數回。連贊其妙。及覓小鬟。則又潛去。

矣。竟不知瑞娘子還是那老何人。又不知寄盒

寄詩出於何意。一日。又值亮生不在館中。朗。

的連把二詩吟誦。忽聞外窻竹聲敲響。趨出看時。見一淡粧少婦。生得不長不短。美艷非常。秋波回盼。含笑而走。玉卿趨出。戶門。佇望良久。頓覺神魂飄蕩。不能自持。又想着非雲。愀然不樂。是夜讀至更餘。忽見一婦推扉而入。驟把灯火吹滅。玉卿駭然不知。是人。是鬼。正欲要問。那婦人反把玉卿拖住。求合。玉卿亦在久曠。便與卸衣。推起雙足。即時聳進。那北戶又緊。又乾。宛知處女。既而深水泛出。方覺潤滑。將至五六百抽。

婦人嬌聲婉轉。玉卿問道。你丈夫姓誰。小玉道。係盧生。重利輕情。娶奴未幾。客遊漢口。又遭正妻妬悍。將奴寄居郟宅。曉風夕雨。半載淒清。天幸郎君至此。宿緣非淺。然而乍見含羞。所以滅火相就。玉卿道。前有小鬟寄我插金漆盒。又寄新詩二章。所稱瑞娘子者。亦是卿乎。小玉沉吟不語。良久道。總之是奴。何消再問。玉卿喜出望外。遂與解帶卸衣。即赴陽台。那一夜。兩人樂趨。又比前夜不同。但見。

金蓮斜浣玉腕輕勾。粉頰相偎。酥胸緊貼。共
 魂已蕩。任教交接。碎花心弱。質堪禁。那幅披殘
 紅浪。一個是青灯。獨守。慙欠如焚。一個是綉
 榻孤居。春心倍熾。靈屢急奏。拚香汗之透。袞
 鴉髻鬆髮。豈雲雨之驟歇。好一似雲間翔翥。
 翠不殊。那水畔戲鴛鴦。
 玉卿一口氣抽到二千餘。小玉皓体全酥。星眸
 慵展。舌尖舐吐。嗚咽有聲。既而玉卿問道。其樂
 何如。小玉笑而不言。諾之再三。乃答道。即之

具長而且豐。所以內中酸痒。妙不可言。至于過
 身。通快亦非言語所能形容也。玉卿德說與念
 愈狂。遂又款款輕行。九淺一深之法。撫弄移
 時。不覺香汗如珠。陰精欲竭矣。及至事完。鷄鳴
 已再。小玉重訂後期。披衣而起。自此往來甚頻。
 難以備述。忽一日。玉卿倚欄看魚。又見小鬟潛
 至。授以彩牋一副。玉卿以為小玉所寄。不為語
 問。及進房內。展開一觀。又是七言絕一首。詩曰
 鴛牋曾寄數行啼。為聽書聲意似迷。

何事蕭郎情太薄。竟無隻字到香閨。玉卿反復祥味。心中疑惑道。難道瑞娘子另是一個不成。必須詰究小玉。方是端的。是夜更餘。小玉果至。玉卿以詩示之。因三再盤問。小玉不能隱瞞。只得說道。妾實不能為詩。此乃鄧翁之妾三娘所作。曰小字瑞煙。所以家中男婦俱呼為瑞娘子。昔日即君初到館時。妾與瑞娘俱在屏後。窺見即君眉宇秀韶。不但妾有私心。瑞娘亦深憐愛。嘗在月夜同坐。諧謔之間。咲謂妾道。

爾能先與郎私。當以玉簪相贈。及妾徑造書牋。不料彼亦吟詩先寄。然恐分妾之愛。所以朦朧誑君。今既話明。只在明晚。當使瑞娘與郎相會。只不可說出許久。與我相處。玉卿喜得眉歡眼咲。又問人物何如。小玉道。瓊林玉樹方可相比。引玉卿恨不即時相見。時已夜分。少不携手就上床。曲盡歡愛。既而事畢。小玉又叮嚀道。只怕瑞娘也要害羞。明夜更餘。即宜息燭。以待玉卿。連聲應諾。到了次夜二鼓初動。果見瑞娘趨至。

兩邊俱是心照不說一言。即便解衣接住。只是
批戶寬。綽淫水太多。比不得那又緊又乾。宛知
處子之妙。玉卿雖知沒趣。却因瑞娘的興致。比
着。小玉愈覺淫騷。把那塵柄一插。直透重圍。了湊
合之際。當不得瑞娘淫聲。屢喚。鬻失亂聳。未及
五六百抽。即便泄了。急得瑞娘翻身扒起。捧了
塵柄。雙手摩弄。復以舌尖吮。不移時。那物仍
又昂然直舉。把隻股技開。大疑出入。只因瑞娘
雖有郢翁。畢竟老不敵。少慾心難滿。所以終經

交合。好似渴龍見水。餓虎吞羊。將有四百多抽。
玉卿忍耐不住。便又泄了。那瑞娘興猶未完。抱
住不放。只得再經一次。方纔歇息。自從二美輪
流往來。不能盡說。那一年。正值科考。督學道坐
在江陰。發下牌來。先考蕪松。王卿聞了這個消
息。即時收拾行李。辭別侍泉。回家赴試。侍泉早
已探知。置酒作餞。其子亮生。因丁母憂。所以停
考。玉卿回到家。中日已傍晚。山茶接去。自然伏
侍殷勤。到了次早。及報胡仲文來望。玉卿慌忙

延入問以別後事情。仲文道：自兄去後，小弟細細稽查。原來誣詞傳貼，出自戈士雲之筆。又有
 一個卜湏，有乃是市寡婦之叔，議論粉心，遍訴
 朋友，還要告在本縣。與兄作對，弟輩力為辨駁。
 近方寧息。玉卿再三稱謝，及送出仲文。蘭英已
 在後邊專等玉卿去。候問起居。那一夜時，就與
 三娘相會，歡懣之情，不能細叙。又免蘭英要與
 非雲一見。非雲緊閉房門，看蘭英傳英道：若未
 行聘，決無相見之理。自此玉卿每夜只與三娘

聚首，過了數日。李縣尊出案，仍把玉卿按在節
 二及府榜，又在第七。遂令褚貴催了舟隻，擇吉
 起程。二娘與非雲俱賦詩為贈。二娘詩曰：
 負笈登舟綠水濱，從此信步躡青雲。
 芙蓉也解憐才子，爭獻紅粧來媚君。
 非雲詩曰：

澄江之上水悠悠，遠望如儂實映遊。
 曾向嫦娥問消息，一枝丹桂為即留。
 玉卿見詩，不勝欣悅，即往江陰赴試。不題。且說

戈士雲自負才學指望一日科舉不料宗師出
案列在三等之末又打聽魏瑤高取一等二名
不覺大怒道那瘟試官真是瞎眼。雖道我老戈
的文字反不如這黃口畜生麼。若不尋計中害
恁怕此恨正在心下籌論。忽見下須有走到暗
暗歡喜連忙拱進下須有坐定。即便開口道前
日小魏之事小弟一時性潑。適處訛罵要告要
呈不想事竟不成。反取其怨。昨聞小魏有了科
舉萬一今秋得中將如之何。故特與兄計議可

有什麼妙。所謂一不做二不休。必須斬草除了
根方無後患。戈士雲道不待兄言小弟以籌之
契矣。為今之計吾兄須有糾齊合族。就在本府
具一公呈。令姪女手柬得之于敬山。就把敬山
做了干証。那時小弟也約幾個學中。心腹把纏
儒傷化事一呈。奈府一呈道學如此。則小魏的
前程難保。即令嫂含羞必然改嫁。那時天大家
私都在吾兄掌握中了。下須有大喜道。若得吾
兄這樣幫扶。日後定當重謝。士雲又道事不宜

遊遠行為士亦須有連聲唯之而別。要知後來
 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戈生文字雖佳。而心術不正。所以考在劣等。
 甚有天理。乃不自悔。而怨宗師。真正可笑。
 魏玉卿想是桃花星進命。不然寂寞書寤。怎
 得兩個美人上門。相伴真福人也。
 瑞煙寄盒寄詩。雖有邪思。尚未及冒耻自歎。
 若小玉突入書齋。吹灯相就。豈真春色惱人。
 興狂難遏耶。

第五回 風流陣戰酣 禪榻

每羨多情士 相逢意必投

桃花迷翠澗 春色滿紅樓

日落鐘初動 煙銷夜轉幽

誰知塵外境 也解恣風流

詩曰

話說玉卿試後。又取了一等二名。心下不勝欣
 喜。正要報說。聞得下須有同了族中二十餘人。
 貴慌忙報說。聞得下須有同了族中二十餘人。
 今早把相公告在太爺。又有戈秀才。糾合同學。

也。把鯉儒傷化事。具呈本府。蒙太爺批發本縣。李爺究報。只在明日。就要出牌了。玉卿聽罷。嚇得面色如土。傳了半晌。乃喚褚貴商議道。若到官司。不惟辭而喪矣。連那卞家母子。也要出頭露臉。我想三十六着。走為上着。不如連夜避到蘇州。再作區處。爾可為我催下船隻。不得有誤。又喚山茶收拾細軟什物。准備起身。將到黃昏時分。正要過去。與二娘話別。不想前浚門俱是卞。須有遣人守定。只得快下船。當夜就在城

外歇泊。未及半夜。忽轉順風。遂將布帆拽滿。直使到蘇州。原來玉卿有個母姨。住在楓橋。甚夫喚做鄭愛泉。是開六陳行的。與玉卿已是數年遠隔。那一日。忽然相見。十分歡喜。細了的問。遇寒暄。連忙備酒款待。過了一晚。褚貴即便起身。到松江打探玉卿。一連住了數日。便覺厭煩。乃向愛泉道。科場在通。欲把經書溫理。奈宅邊人烟湊集。市語喧嘩。意欲尋一幽靜之處。暫時下榻。不知附近寺院。可有借寓的麼。愛泉道。寺

院雖多。不曾相熟。唯在寒山寺。後有一尼。慈那
當家老。尼法號靜一。是老拙的嫡堂妹子。彼處
房舍幽深。人跡罕到。雖未嘗借人作寓。然以老
拙面上。或肯相留。玉卿欣然道。既有此菴。明日
就煩指導。當夜愛泉又特地整備數品。款待玉
卿。次日早涼。二人慢慢的渡到菴邊。但見垂柳
成行。清溪環抱。果是一所幽靜的禪院。曾有唐
詩一律為証。

清晨入古寺。

初日照高林。

曲徑通幽處。

禪房花木深。

山光悅鳥性。

潭影空人心。

驚籟此俱寂。

惟聞鐘磬音。

輕把竹扉扣了數聲。隨有道人應聲啟門。見是

愛泉。連忙請入。坐了一會。方見靜一徐步而出。

約有四句光景。生得目秀神瑩。羊標脫俗相見。

動問已畢。愛泉就把玉卿借寓讀書的意思。備

說一番。靜一滿口應允。道。既係親中。何妨暫寓。

只怕荒山淡泊。不足以留貴介。愛泉道。既承師

妹見許魏相公就可住下。老拙多冗，不得奉陪。那行李書箱少頃便當遣人送至。說罷起身作別而去。玉卿正要東西瞻玩，忽見又有一尼打從側邊走進，態度安閑，年可三十。玉卿慌忙施禮，問以法號。靜一道，此即愚弟號喚靜修。遂共入方丈，望定把世間話叙了一回。二尼談吐處頗有玄妙。是夜玉卿寓在佛殿西首，其東首一帶，即二尼之房也。過了兩日，玉卿讀捲無聊，步出西廊，徘徊間，看忽見紫竹林邊紙窗開處，內

有小尼倚欄獨立，年將二八，妙麗難言。但見

蛾眉疑黛，杏頰紅霞，冉冉輕裾，不把袈裟外

罩亭，秀質一種窈窕，堪憐。面似幽梅，挹雪

而神色俱清，身如垂柳，霏煙而韻姿流宕。若

不在瑤池謫下，必然是蓬島飛來。

那小尼遠處的望見玉卿，將把紙窗扃閉。不料

玉卿已飛步至前，就在意外欠身施禮。道：仙姑

拜揖，小尼亦在窻內回禮，並不開門。延進玉卿

笑道：小生乍到寶菴，未及竭誠奉拜。今既幸會

正要請教玄微乃仙姑閉門不納。何見怪之深也。小尼又遲留半晌。方纔起戶。玉卿進內看時。但見琴爐書畫鋪設珍奇。問以姓字。茫然不答。唯那隻眸轉盼。注在玉卿面上。既而默坐。移時。玉卿只得起身道。細觀仙姑。甚有東悅之意。小生何敢以塵踪相擾。小尼却一把留住道。鄙衲久居方外。心死神枯。惟恐一接塵談。更生妄想。所以居士屢問不答。何敢以僭傲相待。玉卿遂即欣然坐下。從容談笑。直至日斜。方纔回寓。原

來小尼是靜一的徒弟。俗家姓巫。號叫了音。做人敏慧異常。只是外嚴內蕩。那一晚玉卿見沒展轉不寐。連聲嘆道。不意相思業債。又在此處了。次日飯後坐立不安。只得移步出門。再箇飽看。剛轉過殿角。只見一個面生尼姑。正與靜一交頸細語。玉卿便立住了脚。閃在一邊側耳聽他話。一會。一會。正在熟鬧處。忍不住一聲。嗽響。靜一撥轉頭來。見是玉卿。不覺面容頓異。好象吃了一驚的。看那尼姑。年紀在四十左右。

雖則一表非凡。只是眉粗鼻大。軀胖。鬚雄。宛然
 似一男僧。見了玉卿。便細細的動問一番。倒也
 一團和氣。玉卿見他兩個話得綉繆。勉強退回
 寓內。是晚狂風刮地。陰雲蔽空。俄而雷鼓一震。
 大雨驟下。玉卿挑燈獨坐。無限悽惶。強吟五言
 一絕。以自遣云。

獨聽黃昏雨。

相思泪滿襟。

誰憐流寓者。

螢火自相親。

玉卿吟訖。吹燈就枕。恁奈離愁別緒。種種在心。

翻來復去。不能合眼。俄聞雨殘風歇。窓上畧有
 亮光。時已二更。只聽門上指敲。彈響。玉卿大驚。
 問道。夜靜更深。你是那一個。門外低聲應道。我
 是靜修。玉卿心下暗想。必是此尼。熬不過了。特
 來尋我。雖則姿色平。也可畧解虛火。便笑問
 道。既是姑。到此可要開門否。門外又低。答
 道。但憑玉卿連把起來。開門放進。那尼姑上穿
 半臂。下著單裙。遂把裙帶鬆解。抱到床上。但查
 遍身滑膩。滑嫩肌香。玉卿認道上破罐子。忙以

正塗搨進。那知嫩蕊猶含。未經風雨。便把津唾塗抹。輕。一聳。那尼姑便是一閃。又是一聳。方進寸餘。及至一半。不覺嬌啼宛轉。若不能禁。然玉卿與念正狂。只得長驅直入。款。抽送數百之外。方有陰津流出。于是纖手緊接。朱唇屢接。又一口氣抽至千餘。抽那尼姑。雙眸緊閉。四肢酥軟。玉卿亦覺渾身通暢。一泄如住矣。尼姑起身下床。與玉卿訂約。後若到夜靜。再得奉陪。門外風露不宜。送出。遂拽上房門。悄。而去。玉卿

恍惚猜疑。道若是靜修。年已三十。難道這件話兒。就未經過。況且身軀嬌小。畧不相同。又想到設使不是靜脩。再有那個。正在胡思亂想。不覺昏然睡去。天明起來。梳洗方畢。只見靜修打從門首走到後園。玉卿笑嘻嘻的。上前低喚靜脩。頭也不回。直趨而過。玉卿轉覓疑心。道無人之處。為何這般行徑。遂信步走出。兩廊轉過殿角。忽然記起了音。且去攀話。一會及到竹邊。又是門。意靜掩。只得走了回來。猛聽得後邊園內。咲

敲不絕。急忙趨出。遠了一張。只見昨日那個面
 生尼姑。正與靜脩。嘴對嘴。隻手抱住。自在那裡
 調戲。玉卿又氣惱。又好笑。心下想道。我昨日一
 見。就道。他不像女僧。原來果是和尚。只是靜脩
 既與通姦。為何昨夜又來尋我。不若今夜躲在
 一邊。看他舉動。方見明白。算計已定。等至黃昏
 時分。二尼收拾進房。便去躲在房外。把紙窗啄
 破。向內張時。只見一個和尚。脫得精赤條條。那
 根塵柄。粗滿一握。長有尺餘。先是靜一。坐在醉

翁椅上。放開隻脚。憑那和尚。狂抽狠送。足有千
 餘。弄得死去還魂。無般不叫。又見靜脩。在傍呆
 着臉。看了一會。忍熬不遇。先去眠倒榻上。自把
 陰門。隻手揉弄。和尚看見。忍咲不住。道。不消性
 急。我就來與你解痒。怎當靜一。隻手扳住不放。
 便又急了。的一頓亂抽。然後走過榻邊。騰身跨
 上。初時。放進。故意。按兵不動。那靜脩。淫騷正發。
 忙以隻股。聳迭。那和尚。只管慢了的。自在牝口
 遊衍。又停了一會。方把隻脚。高了。推起。一連椿

了數百。但聞唧唧亂響。玉卿看到此處。不覺遍
身。慙火。一時。按納不下。只得抽身。而出一頭。走
一頭。想道。雖料出家人。却有這樣騷貨。還是了
音。虧他正氣。又。想道。教我今夜。這一腔興致。却
在何處發泄。不免。闖到後邊。哄起了音。把他硬
做。肯不肯。再作區處。遂一口氣。抱到門首。但見
房門。虛掩。推進一看。几上殘燈未滅。只是羅帳
雖垂。那了音。却不見睡。在床上。玉卿尋了一合
自。賚。好笑。道。難道他。也是偷漢去了。只得一步

一步。慢。踱。回。摸。到。床。中。燈。火。已。滅。忽。聽。得。床
上。有。人。向。動。忙。問。是。誰。暗。中。應。道。昨。夜。已。曾。有
約。何。必。更。問。玉。卿。忽。然。心。下。醒。起。道。我。料。靜。脩。
既。有。和。尚。怎。來。尋。我。原。來。却。是。了。音。頂。冒。且。未
要。即。時。猜。破。看。他。怎。生。瞞。得。到。底。遂。掀。帳。上。床。
那。了。音。已。是。先。身。仰。臥。聳。進。孽。根。急。抽。弄。起
來。了。音。咲。靨。盈。畧。無。畏。縮。之。狀。玉。卿。亦。為。看
了。許。久。慙。心。正。熾。所。謂。飢。易。食。渴。易。飲。况。且。是
十。六。七。歲。的。緊。小。北。戶。自。然。津。有味。兩。個。你

貪我恋足。弄了一個更次。玉卿伏在了音腹
上。咲問道。我的靜脩親肉。聞你心上人兒。又有
一個和尚麼。了音咲而不答。玉卿又道。我的親
肉。你還是真正靜脩。還是替名靜脩。了音帶咲
罵道。乖賊。既然識破。何必故意將人取咲。兩個
調得興濃。忙把孽根放進。又弄一次。有頃事畢。
玉卿道。我正要問你。那個和尚。可是何處來的。
怎麼兩人獨坐。你却不曾沾染了音道。這個和
尚。乃是江北出身。每歲或寒或夏。到菴兩次。願

善運氣脩煉之法。所以御女通宵不倦。嘗聞家
師說他陰具長有一尺二寸。掛以斗粟。不垂據。
妾觀其動靜。真異人也。且又長子相術。自前歲
到菴。与妾一見。便對家師道。此子主有貴夫。必
然出家。不了。汝宜善為撫視。所以雖在庵中。並
無戲言。相犯。玉卿失驚道。依汝說來。那僧果是
真人了。且待明日。屈過房中。觀其議論。若何。正
在細話。忽聞窗外鷄聲已唱。遂掩頭貼股而卧。
直至天明。方把了音送出。既而櫛洗纒完。只見

那僧果來拜望。見了玉卿，握手大笑道：「夜來狂蕩，有辱足下穴隙相看，穢褻之深，將無見咲。然以二少同裊，鴛鴦夢煖，竊料足下尊寓亦未為寂寞也。」玉卿聽說，不覺毛骨竦然，連忙稱謝道：「小生肉眼凡夫，不能把大師物色，倘蒙恕罪，為幸萬分。但不知貴居那里，是何寶號？」望乞一一賜聞。那僧道：「貧衲家世臨清，半癡為號。少時曾遊五台，得遇異人傳授，所以能觀氣色，善煉金丹。玉卿道：「小生不才，天性好色，酷慕老師，有通

宵不倦之力，願乞賜教一二。半癡道：「御女之法，先要養龜，養龜之術，惟在服藥。蓋因婦人牝肉有一小竅，譬如花之含蕊，一般故交合之際，必瀆陽物，直頂其竅，方為暢美。設或陽物甚短，而牝戶甚深，則彼此不能低值，而情慾何由得快。譬若具酒邀客，乃半席告止，其何以成賓主之歡哉？貧衲曾在去春入山採藥，脩合半年，方付爐鼎，煉陰陽之氣，全水火之性，又七七四十九日，而大丹始成。此丹服之，能使陽具偉而且長。

精氣堅而不泄。而伸縮自如。其妙莫測。然非有緣。莫能相會。今日幸遇。卽君頭以相贈。玉卿連忙立起。欠身作謝。又問道。每聞淫慾過度。則壽命短折。乃道家採補。反得長生。其故何也。半癡道子不聞。一陰一陽之謂道。是故陰陽相資。而水火既濟。乃得長生。若陰奪陽精。則陰益而陽病。陽取陰氣。則陽盛而陰衰。故交合之時。雖欲採補。至陰。然不可獨受其益。而使婦人得病。則功行不虧。而大道可得。若夫恣意歡娛。輕喪至

寶。則天亡立至。又安得長生者哉。玉卿欣然拱手。道領教。領教。是夜半癡。就把丹藥見贈。并授飲服之法。次日飯後。正以雲間查無音信。不勝納悶。忽見鄭爰泉遣人領那褚貴走至。玉卿慌忙問道。那邊事体若何。褚貴道。全賴本縣李翁。只拘干敬山。卞湏有二人審問。就將書柬扯毀。又把二人各責十板。及出申文。倘細開豁。又去面見太爺。力為分割。前晚小人起身時。又見出一告示。並不許奸棍妄生事端。毀傷儒行。因此

相公平安無事穩了的進京赴選。玉卿大喜道。感承李老師這樣大恩。只是無可報答。但你可曾打聽卞家二娘。還有什麼是非麼。褚貴道。相公既然無事。那二娘怎有是非。只是小人看見各位相公。粉了的俱到南京去了。相公亦宜即日起身。不可有悞大事。玉卿便把白金三兩送與靜一。又將十兩酬謝半癡半癡。堅却不受。道貧納四海為家。要此金錢何用。只是即君高捷之後。九月十三。可再燕子磯一會。玉卿又到後

房與子音作別。子音見說玉卿即刻起身。止不住往撲漱。淚珠滾下。再四囑付後期。并以此詩為贈。其詩云。

自剪香雲已數年。相逢何意即相憐。從今只有秦淮月。半照即邊半妾邊。



贈即唯有泪沾衣。翻長愧黃阻妾期。若使錦標誇得意。早教雙鯉報禪扉。

玉卿見詩亦墮泪道。小生決非薄倖之輩。幸勿過憂。遂與衆尼相別。回到楓橋。那鄭愛泉已把

酒肴整備轉待玉卿一到把盞賤待玉卿又向
 山茶分付幾句遂令褚貴啟行李前向金陵
 進發不知到京果然得中否且待下回分解
 處館則有煙玉寓庵則有果音久但知奇
 遇之多而不知皆是市戈之力若非幸起
 事端怎得無意中尋出許多妙處然則害
 人者未必能害而受害者亦不必憂也
 玉卿種之奇遇皆不足為羨我獨羨其遇
 一半癡和尚真存緣也

第六回後庭花強拔醉魚

詩 白子紅子絢彩霞 牡丹雖好不如他

無端蜂蝶開相探 此種原來不是花

右詩是借意咏那老少年之作昔有做龍陽的
 求画于沈石田先生先生遂画了一本老少年
 並戲題此絕嘗想世上只有男女之間大慈存
 焉乃有僻爱的偏自愛男而棄女自昔餘桃專
 寵以至鄧通董賢雖帝王之尊尤有此好怪不
 得今世粉子此風彌盛也閒話休談且說玉卿

因為秋闈在通。忙令褚貴買舟前往。不一日。到
了金陵。畢竟是六朝建都之地。真個江山雄秀。
氣象鬱蔥。到時已是傍晚。就在城外借宿。次日
入城。尋一寓所在貢院左首房。主姓丘。號喚慕
南。那丘慕南年近三十。家累千金。生得軀幹清
奇。做人負義好俠。在家不做生理。惟到松江販
布。或至蕪湖。或至本地發賣。繼娶花氏。年方十
八。姿色無雙。只是慕南天生一件毛病。不喜女
色。只憇龍陽。曾有賣瓜的小童奇世。生得清秀。

慕南與他綢繆恩愛。不借白金相贈。所以街坊
上偏起口號道。

貢院左首丘慕南。不好女色。只好男
家有嬌妻。獨自宿。賣瓜小鬼。夜裏歡。

當日慕南一見玉卿。心下暗了。喝采道。怎麼科
舉秀才。有此美色。遂令置酒接風。賓主對酌。飲
酒中間。慕南十分趨奉。相勸慇懃。既而夜深。席
散。慕南也不進房。就秉燭坐在客坐。心下不任
轉道。我丘慕南平昔雖有這件痴興。也曾不如

今日一見那魏秀才便是這般心。念。不能
撇下却是為何。沉吟了一會。又嘆息道。若是別
的。還可圖謀。我看那魏生行李奢華。必然富足。
少年科試。必有才學。怎肯做那件勾當。這也是
必難之事了。又發憤道。我想七尺之軀。遇着這
些小事。就不能籌畫。豈不令人愧死。又躊躇了
一會。忽然笑道。是了。是了。我想那生年少風流。
必然酷慕美色。不若以美人局誘之。事必諧妥。
設或僥倖事成。那魏秀才十分發怒。不肯認帳。

便捐軀也可。傾家也可。何足惧哉。遂撫掌大笑。
忙令侍兒進酒。滿斟數爵。頓足起舞。朗。朗。歌。
那漢武帝秋風辭內。兩句道。

蘭有秀兮菊有芳。兮。佳人兮不能忘。

歌之數四。又立飲三爵。而睡。次日玉卿喚了一
套新鮮華服。脚穿朱履。手執一柄紫松骨的詩
畫金扇。吃過早飯。遂即帶了褚貴。出門間步。遍
向熱鬧之處。走了一遭。將及日中。又自舊苑走
過。穿到上南小巷。忽見一家門首竹簾睡下。那

簾內立一婦人。渾身穿白。見了玉卿。便把竹簾推起。露出半身。注目而視。玉卿抬眼看時。只見楊柳雙眉。梨花衫面。回來往人多。不能停立。便慢的望南走去。將有十家門面。撥轉頭來。只見那婦人。尤自凝眸遙望。玉卿便到前街。借一店鋪。閑坐片時。重新走轉。那婦人尤在簾內。遠張見玉卿。依舊半身全露。及至眼前。又拖一隻脚兒。故意跨出門限。只見白紗膝褲。露出那一丟兒。玄色綉鞋。剛有三寸。玉卿此時魂蕩。

意迷恨不得。即時走了進去。便立住了脚。兩邊對看。只有褚貴閃在傍邊。忍咲不住。忽見裡邊走出一個老嫗。把那婦人連聲呼喚。玉卿只得走了開來。此時日影過西。勉強步歸寓所。那丘慕南已是倚門迎候。一直接入中堂。忙把一盞清茶。雙手遞奉。又停了一會。走出兩個婢婦。擺開椅卓。罗列珍羞。慕南道。今日知己對酌。不如設在內書房。還蒼幽靜些。那婦女應了一聲。連忙捧去。畧停一會。又出來道。酒已完備了。慕南

咲嘻了。的。忙把玉卿拱進去。見上下兩張交椅。中間一桌。鮮肴時菓。件件精華。玉卿稱謝道。昨晚已承厚款。今日為何又煩費鈔。慕南咲容可掬。連聲贊譽道。魏相公高才博學。今歲定然榮拔。只怕鹿鳴宴後。不肯再嘗貧家滋味。所以特設蔬觴。幸勿見哂。及酒過兩巡。慕南立起身來。又把大盃送過道。若是魏相公高中之時。必須清目清目。玉卿大笑道。小弟年少才疎。偶起選場。不過應名而已。老兄何以知其必中。慕南把

鬚髯一捋。欣然咲道。當魏相公未來借寓之先。丘某曾得一夢。見一位帝君。觀其形像儼若文昌。乃對某說。日後有一華亭秀士。某姓某名。今歲定登首榜。若來借寓汝宜小心款待。因此牢記在心。不料昨日果有台駕。造舍所言名姓一字不差。豈非決中而何。玉卿信以為真。滿面堆咲。那身子虛飄飄。就像真個中了一般。斟滿三白。一連飲了十二三盃。既而點起巨燭。擲色。買快。又接連吃了七八。犀觥不斃。薰然沉醉。靠

在椅上。口中模糊道。偶爾相逢。不料老兒這般
有趣。我若今科中了。決把千金報你。慕南又斟
滿一盃。雙手捧進道。魏相公金口玉言。日後不
要妄記了。玉卿瞪目大咲道。豈有妄記之理。遂
舉杯一吸而盡。不覺頭重脚輕。跌到卓邊。況昏
睡去。再推不動。慕南北與婢女扶進榻上。移火
照時。只見兩頰暈紅。猶如胭脂點染。又輕輕的
把那褻衣解下。露出兩股潔白如玉。慕南一見
止。牙住惹火頓炎。遂把唾沫塗滿掌根。款款的
撈

進。那玉卿身體便覓一閃。又弄了好一會。方入
寸餘。幸喜陽具不甚修肥。又值玉卿十分大醉。
所以交動移時。不覺盡根。遂急急抽弄數百之
外。慕南自覓心醉神怡。平生所遇。未有此樂。又
漫々的往來抽送。只有平餘之外。慕南方纔完
事。揩抹乾淨。趨進內房。咲向花氏說道。今日得
此乎。主顧足。只是昨日所言。我誘他美人局。花
氏推却道。君乃醉後戲言。豈有將妻與人相換。
只得再四懇求。花氏咲道。你做事。你償人。焉有

把妻小償債。一頭唉。一頭走出去了。花氏嘆道。只因丈夫房事稀少。已屬意于龍陽玉卿。初在屏後偷觀。看見玉卿未滿二十。是個聰明標致。後生怎不動火。所以累無頭忌。花氏竟入書房。只見燭火將殘。玉卿尤在夢中。花氏小心只烹茶以待。俄而玉卿翻身醒來。十分口乾。竟得便門隱隱作痛。忽驚醒道。我被那厮侮弄了。心下勃然大怒。正欲起身誥寃。花氏慌忙將茶湯遞至。只見雲髻半鬆。玉容堆俏。便面嗔作喜道。

汝是何人。却在。此處。花氏道。拙夫慕南妾。即花氏。玉卿雙眉直豎。咬牙切齒道。我乃科舉秀才。汝夫輒敢以酒哄醉。侮辱斯文。明日與他講論。不知當得何罪。花氏移步近身。再三勸解道。拙夫只因醉後。悞犯罪有難逃。所以特命妾來。肉袒以謝。玉卿雖則萬分羞惱。然以花氏低聲俏語。態度風流。禁不住春興勃然。一把攙住。那花氏也不推辭。便即解衣就榻。湊合之際。頗覺艱澀。難進。只因玉卿服了丹藥之後。陽道更加脩。

偉所以塞滿陰門。開不密髮。徐々抽送。未及百餘。那花氏向來枯渴。兼以巨物直頂。含葩。竟道。遍身爽快。只管一簞一簞。迎湊上來。玉卿也。竟北戶緊小。有趣。展力狂拈。一頓就有千數。花氏已連丟二次。匆々失咲。道。弱體難禁。願姑饒我。玉卿遂拔了出來。低首細看。只見嫩毫浮翠。小竅含紅。再以綉枕襯腰。高把金蓮捧起。濡首而進。直搗重闕。往々來々。倍深狂疾。花氏以手抱住。玉卿嬌聲問道。妾身雖破。未是殘花。君乃踐

踏至此。是可以消拙夫之罪乎。玉卿咲道。卿既納款。轅門我當姑宥其罪。既而罷戰不竟。月隱面垣。漏聲歎盡矣。花氏不復進去。就在玉卿並頭交股而卧。次日起來。早膳畢。浚花氏含咲向前。從容說道。拙夫要往貴郡生理。就在下午起程。極欲進來一別。唯恐見罪。是以命妾先容。玉卿咲道。既有賢甥。面上罪應消滅。况我輩襟懷落落。豈復究已往之術。以失其自新之路。慕南立。在門外。聽得玉卿話畢。慌忙趨進。俯首伏罪。

玉卿道丘兄若到雲間有一至親姓卞就住在
妙嚴寺。敬居左首。吾有書信一封。相煩帶去。只
要尋見老僕張秀。便可託彼傳進。遂展開寫。賤
提筆寫道。

儂以檢點失評。交生不側。又聞風驚。竄系及
面。既中懷有負芳忱。罪何可追。第不知群小
求疵。可以息舌。又不知起居多言。不敢憂惶。
否。竊自七月望後。方抵金陵。言念良時。徒深
嘆息。唯藉點頭撮合。不使落在孫山之外。便

把擔頭秋色收拾歸來。重与玉人叙舊盟也。
鳴便附書。不能多作寒暄話。惟卿崇照無任
神馳。

寫畢。即忙封固。付與慕南。臨別之際。玉卿笑道。
仁兄既作長行。小弟尚留費宅。不知尊夫人處
仍許相見否。慕南慨然道。大丈夫一言喫合。便
當肝膽相付。况一女子。豈復吝惜乎。也不向花
氏叮嚀一句。竟昂然揮手而出。是夕玉卿就留
在內房。与花氏对飲。恩若夫妻。諧謔備至。玉卿

戲問道賢夫既愛男風料想枕席之間必然冷落不知長夜遙々卿亦穩睡而無他想麼花氏道人之所不能少者惟在衣食耳至若他事何足繫心所以夜雖長而睡實穩也玉卿道然則今夜鄰人在榻將欲撓卿睡思奈何花氏道君以貴重之軀尚被拙夫撓睡况妾已作出墻桃李豈能推避狂蜂說罷兩人俱鼓掌大笑遂令侍婢燒湯浴体挽手就榻只見月光照入兩人皓体爭妍竟与雪玉相似遂將塵柄插進道急一

會慢一會足足抽了千餘復令花氏翻身復在蓆上却從臀後聳入徹手徹尾又有二千餘拙花氏体顛散微髻髮雲乱嘻々笑道即君顛狂至此豈不害人性命玉卿道卿若死了我豈獨活又令撥轉身來伏在腹上四臂交撓舌尖吞送既而盡力一頂不養情波頓溢矣自此玉卿晝則外廂讀書夕則進房同卧倏忽旬餘試期已屆自初九以至十五三場畢後自覓文字清深十分得意過了數日忽然記起前番所遇簾

內美婦也不叫褚貴跟隨獨自一個悄然而往。只見隻扉靜掩寂無人影。問其隣居。荅道：此乃王氏婉娘。只有娘兒兩個寡居在此。又等了約有一個時辰不見出來。只得沒興而回。然自有花氏歡娛也不把來放在心上。等到揭曉果然中在二十七名。玉卿之喜不消說得連那花氏活像自己的丈夫中了一般。你道房師還是那個。原來就是華亭縣知縣李公。曰：他是春秋恰好玉卿也。習春秋進見之時再三稱謝李公。咲

道：前日之事若非本縣做主只恐賢契也竟有此不便。據了賢契這樣青年才貌豈患無名門淑媛。今湊頂娶老成世玉卿耳。根漲紅連忙起身告罪。只因玉卿年少才優所以李公十分愛重。又過數日會了同年。喫過了鹿鳴宴。又去謝了大坐師。將及收拾行李。即日起身。忽想起半癡和尚曾約在燕子磯相會。便叫褚貴僱了牲口。即日就往燕子磯尋那半癡。不知此去果然相見否。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丘慕南市井中人。乃能豪宕不羈。固亦吾輩。所少。只是齎得。一夕歡娛。費了酒席。陪了多少殷勤。又把一個嬌妻。白與人相伴。豈真別有肺腸。良可怪也。客有謂予曰。魏生討盡婦女便宜。却被慕南收了債去。予曰。不然。慕南止博得半晌歡娛。花氏却被玉卿睡了數月。以此較量。孰得孰失。然則慕南不是替人收債。還是借債起利。

極意摹寫人狂流宕。前後點映無限波瀾。近時小說。未有如此神筆。與妮娘相遇處。竟把兩人情景。一筆畫出。妙極妙極。

